



通远门城楼,茶已三杯

□宋燕

这几天,心里颇不宁静,遂决定去家附近的通远门城楼喝茶。

毕竟是茶,可以清心。

清晨,走在街头,阵阵凉风拂面,这样的天气,令人心生安静,仿佛更加适合一个人的光阴。

通远门位于渝中区七星岗。旧时,它是重庆通往成都唯一的陆地城门,因为通向远方故名“通远”。而今,岁月苍茫,重庆交通早已阡陌纵横,四通八达,通远,便似乎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,一段历史的背影。

顺着金汤街,沿着山城步道上,一路爬坡上坎,走走停停,仿佛从最喧闹的红尘,走进最静寂的梵地,要不了盏茶的工夫,便走上了通远门城楼。通远门城楼的墙基,几乎是由一整块石头砌成,古朴而沧桑。城墙下有青铜的塑像,不过是几个身着铠甲戎装的攻城的士兵,和一个执剑骑马的将军。他们,仿佛从泛黄的书页里走出来,虽然永远定格在攻城的刹那,却依旧带着当年的血雨腥风,生离死别。

城墙中间,一大片黄葛浓荫的掩映之下,便是俊逸的通远楼。两层高的小楼房,飞檐翘角,雕梁画栋,楼外是烟火人家,红尘市井。楼下的空地中零星地摆放着竹制的桌椅,茶楼大姐系着围裙,忙碌地来来去去,一边招呼着客人,一边烧着茶水,清简与宁静之中自有几分鲜活的人间烟火气。

见有人入店,大姐风一样地迎来。左手一只暖水瓶,右手一只青花盖碗。因为是常客,大姐无需多问,便直接为我泡上了一杯茉莉花茶。

对于茶,我向来不挑剔,浓的酽的苦的烫的均好。尤其在通远门这种地方,盖碗里最为廉价的茉莉花茶或老荫茶便最相宜。

老茶劲道,方能承载那一段刀枪剑戟的历史。或者说,那些铁马冰戈、战火纷飞、凌云壮志都融进了一盏茶里。茶,并不饱腹,亦无需用来解渴,有时候,我们真正需要的,其实只是一段空余的时光和盏茶的空间。

手中开水倾注,茶香四溢,盖碗里焖上片刻,再揭开盖子,撮着唇小心翼翼地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花与茶。冲沏头遍的粗茶,味道往往不好,有种轻浮的时光的风尘味,像是久远的历

史,浮出水面,总得先掸去面上的尘埃。

于是轻轻地呷一口,让那些百年流转的风尘在嘴里打着滚儿,在舌尖上释放着他应有的温度与味道。仿佛一双手,轻轻叩击我的七窍,如同打开历史之门,亦如同叩开尘封已久的心门。

通远门,建于明洪武初年,三面临水,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因为兵家必争,便注定历尽沧桑。南宋末年,蒙古攻汉。蒙哥所率蒙军兵分三路侵蜀,重庆民众抵死相争,终至蒙哥战死钓鱼城。18年后,忽必烈强攻重庆,虽然终破城门,然守城将军张珏以身殉职,血溅通远门,英雄虽死,浩气长存。从此,通远门便多了些劲道与风骨。

怀想间,杯中茶已喝去大半,大姐风一样地飘来,笑盈盈地为我添上第二杯水。那些洁白的茉莉花便仿佛获得了新的生命,在茶水中打着转。粗茶的第二次冲沏,当属味道最正的一次,此时风尘味已尽数洗净,汤色渐亮,茶与花开始相互交融,焖上片刻,再喝,只觉茶的苦与花的香甜,从口腔直奔脑门,再从鼻腔悠然而去,如同一场悄无声息的黑白电影。

“天涯呀海角,觅呀觅知音”。在我心底,3000年重庆史,就像簇拥着通远门的数条巷陌步道,蜿蜒曲折中总有一颗或两颗旧时星辰,散落其中,照亮岁月的苍穹。

不觉中,茶楼的大姐,已来倒上第三杯水。我不禁转头问大姐:“这茶楼的生意,可还好?”大姐笑声朗朗:“说啥好与不好,无非是过日子呗。”此时,已是早上八九点钟,城墙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,耳畔鸟语与蝉鸣混杂交替,亦有穿着叫鞋一路跌跌撞撞走来的孩子。想必,城门楼下的各种早餐铺子也该开门营业了吧。

酒不过三巡,茶已至三杯。微笑着,起身离开,倏忽之间,只觉齿颊留香,天地清朗,而远方的紫荆,亦悄然绽放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)



重庆母城文化故事 ——渝中人文探寻之旅

主办单位: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
《重庆晨报》副刊部



通远门



石柱回龙山三教寺 秦良玉曾重修藏经楼、大雄宝殿

□黄玉才

一夜春雨,淅淅沥沥。春雨从冬雪的峰岭,越过季节的门槛,姗姗来到山清水秀的武陵山区,点缀着盎然的春意。初春时节,我踏着软绵绵的春风,迎着点点滴滴的春雨,到林海细心听雨,雨丝展开无穷的诗意,任人的思绪驰骋。

出石柱县城三公里,探向回龙山中的三教寺,这座建于明弘治八年,融儒、道、佛三教于一体的奇特古刹,透出浓浓的古味。踏着泥泞山径来到龙河渡口,春水像一条翡翠玉带,缠绕着崇山峻岭。龙河两岸,农舍依稀,回龙古寨一排排依崖而建的土家吊脚楼,掩映在桃李李白中。

渡过龙河,穿过高大的秦良玉陵园牌坊,拾级而上,进入回龙山古林。一路春雨飘飘,雨点夹着花季和山林所特有的泥土清芬迎面扑来,令人心旷神怡。回龙山古木苍郁,飞红叠翠,是一块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,秦良玉陵园、三教寺等古迹坐落其间。进入云海,松林披云,危崖挂雾,时聚时散,或浓或淡的雨烟,把蜿蜒如龙的回龙山包裹着。山林透出一股清雅之气,使人感受到进入一个身无杂尘、淡泊名利的佛门禅境。嵌于千峰湿绿和无数楸蕨之中的明代古刹三教寺,沐浴在春雨中,显得情调高古。

三教寺历经数百年沧桑,物换星移、陈迹历历。古寺四周的山居农家,庭院深锁,农人一大早下地春耕去了。

几声鸡叫,把人的思绪从遥远的忧思中拉回现实。一位姓彭的老大爷招呼我们进入三教寺三清殿躲雨,我和几位文友执意站在雨脚中,任春雨洗去尘垢,让春雨净化心灵,从雨脚中捞回一种清闲,从汨汨流动的山溪中捞回一种返璞归真的清新。品味着三教寺的古韵,发幽古之思情。山林中听雨,要全身心地投入,心无杂念,才能听到春雨的脚步声。在春雨中追思怀古,能感受到时光飘逸、岁月久远;能感受到社会发展向前的推动力量。追寻着三教寺过去辉煌岁月的影子,明末抗清女英雄秦良玉主持重修的三教寺藏经楼、大雄宝殿等梵宫琼楼,现在香火钟声早已断,人去楼空,山形依旧,只剩下寺庙的残垣古墙和三清殿“鸷”“岭”两个巨字,为民国时期县内蚂蝗寺清静和尚题书,高4.27米,宽3米,为巴蜀丛林遗墨之冠。

透过红尘的雨烟,眼前的雨意,沉甸甸的湿绿,曲折的回龙山被春雨洗得如诗如画。蓬蓬松松的蕨叶荒草,覆盖着秦良玉陵墓,雨珠从它们上面滴落下来,像是凭吊这位300多年前的明代古人所流下的眼泪,透出时过境迁的荒凉景象。展开历史长卷,当年,清军大举入关,危及大明江山,偏居西南土家苗岭的石柱女土司秦良玉,以民族国家为重,自筹军餉,自剪蜀锦征袍,于明天启、崇祯年间率“白杆兵”(因石柱土兵擅用白木杆带铁钩环的长矛武器而得名)万里赴京勤王,立下赫赫战功,

受到明熹宗和崇祯皇帝嘉奖。明熹宗御赐“忠义可嘉”匾额,授夫人诰命,进二品服褒扬其功。崇祯三年,永平、遵化等四城失守,秦良玉奉诏出家财济餉,驻兵北京宣武门外,后与清军激战,收复永平等四城,解了京师之危。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召见平台,赐蟒袍玉带并御笔四章表其战功,发出了“蜀锦征袍自剪裁,桃花马上请长缨。世间多少奇男子,谁肯沙场万里行?”的感叹。南明隆武政权,赐秦良玉“太子太保总镇关防”铜印,并加封“太子太保忠贞侯”。秦良玉丰功战绩,载入《明史》,成为名震朝野的民族女英雄。

雨下得很悠闲,时而飘洒如珍珠,时而串为雨帘,时而飘起蒙蒙细雨……听风听雨过清明,听雨是一种雅致;一种享受;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寄托!山林中听雨,远离凡尘的喧嚣,是万籁与山雨的和谐共鸣。听春雨的清鲜之声、花蕾放苞的声音、竹笋破土拔节的声音……在山林中滴滴答答响起,合奏出一曲动人的原野交响曲,融进心田,如置身禅宫净土,心里浸着宁静与清新之气,春雨涤荡着人生的污秽尘埃。

春雨贵如油,听着春雨润物,看着眼前跳动的雨珠,我分明看到的是土家山寨田野,秋后黄灿灿飘着泥土芳香的粮食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